

群 众 演 唱

# 毕业新歌

(独幕话剧)

甘肃省平凉地区戏剧创作学习班

集体创作

张世元 黎廷刚执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毕业新歌

（附赠歌词）

中国音乐学院音乐考级教材（声乐）

第七级 歌曲

（附赠歌词，请根据教材）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# 毕 业 新 歌

(独幕话剧)

甘肃省平凉地区戏剧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

张世元 黎廷刚 执笔

547.00/1  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## 毕 业 新 歌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 数 16,000      开 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     印 张 1

197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     197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-2312

定 价 0.09 元

# 毕业新歌

(独幕话剧)

甘肃省平凉地区戏剧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

张世元 黎廷刚 执笔

时 间 一九七四年，夏。

地 点 陇东山区，阳山大队。

人 物 李 华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首届工农兵大学毕业生。

大 伯——六十余岁，贫农社员。

老 李——五十余岁，李华父，县委书记。

大 娘——五十余岁，贫农社员。

陈 薇——四十余岁，李华母，县水利局干部。

[幕启：清晨。大伯家院子。李华住的厢房伸出台右，台左通大伯住房。

[大娘贴窗花。远处炮响。老李上。

老 李 (看窗花，念)“扎、根、山、区！”好！

大 娘 哟，老李呀！

老 李 老嫂子，这窗花儿剪得好！

大 娘 嗨，手不利索啦！

老 李 可心是热的。老嫂子，我老哥呢？

大 娘 天不亮，爷儿俩就出去了。看你这身土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

老 李 采石场。

大 娘 石头开出来了？

老 李 开出来了。一色儿的大青石。

大 娘 好！这下该咱点电灯了。

老 李 老嫂子，水电站一定能建成！

大 娘 唉，咱闺女为了修电站，这两天都快累坏了。

老 李 这两天，你也没闲着。

大 娘 我干什么啦？

老 李 炸油饼儿啊。三伏天儿，油烟熏着，热锅烤着，你也够受的了。

大 娘 嗨，我才不炸那个哪。

老 李 （指大娘围裙）看，油点儿都满了。

大 娘 这是哪年哪月的。

老 李 还瞒我哪。一股子香油味儿呀，刚进门儿我就闻见了。老嫂子，过去怎么样，现在还怎么样，不能因为李华上了两年大学，就给她提高伙食标准哪。我可要批评你了。

大 娘 我还要批评你哪！别看你是县委书记，不调查也没发言权。咱闺女为了修电站，顶着太阳满山跑，

晒得脱层皮呀。你不心疼，我心疼！炸个油饼，你就有意见啦？告诉你，今儿呀，我还给闺女包饺子哪！

老 李 嗨，越说越来了！

〔二人同笑。

大 娘 你先坐这歇会儿，我烧点水去，啊！（下）

〔陈薇上。

陈 薇 老李，隔着老远就听见你笑。局里说，你打电话叫我？

老 李 就是。

陈 薇 什么事？

老 李 跟这儿修水电站有关……

陈 薇 哦，我知道，这儿对我有意见，告到你那儿去了，是吧？老李，不是我听不进去意见，群众的愿望我能理解，可也要看实际情况。要修水电站，就得打通黑虎崖，把水引过来。可黑虎崖的地质结构很复杂，出了问题，我们水利局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
老 李 别激动嘛。来，你先看看这张图。

陈 薇 不用看，以前工程师作过结论，这儿修不成。

老 李 （递图）你先看看嘛。

陈 薇 （展视）“阳山大队建设规划图”……

老 李 怎么样？

陈 薇 好！这个设计者技术水平不低，可惜，不了解这儿

的情况。

老 李 不了解？比你了解得多！谁家大门朝哪边儿开，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！

陈 薇 谁？

老 李 你女儿。

陈 薇 谁？

老 李 李华！

陈 薇 李华？在哪儿？

老 李 就在这儿！

陈 薇 你呀，想女儿都想疯了！李华怎么会在这儿，她大学毕业正等着分配哪，跑这来干什么？

老 李 嘿，你还不信！

陈 薇 当然不信！……我问她大娘去。（欲下）

老 李 你别问了。（远处传来李华的歌声）你听！……谁来啦？（向幕侧）李华！

〔李华内应。她背挎包、麻绳，健步上。〕

李 华 爹！

老 李 李华，你看！

李 华 妈妈！

陈 薇 李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李 华 回来几天了。

陈 薇 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多着急呀，天天念叨你。

李 华 妈，你念叨得我在学校里都听见了。

老 李 噢,还有这事? 你妈念叨什么了?

李 华 我妈说: 李华呀,李华,你分配了没有哇? 是分到科研所了,还是分到设计院啦? 是当干部哇,还是当技术员啦? ……对不对?

老 李 她在屋里念叨,你在几百里外就听到了。你呀,可真把你妈的心思都摸透了。

陈 薇 看你说的,大学毕业,等待分配,谁心里不是这么想的?

李 华 有人就不这么想。

陈 薇 那就是你爹!他呀,对自己女儿的前途一点儿也不操心。我一提,还尽惹我生气。我跟他简直说不到一块儿去!

老 李 跟我说不到一块儿? 好,那就跟你女儿说吧。李华,一定要争取叫你妈跟你说到一块儿去,啊!

李 华 行。

陈 薇 不用你说,她是我女儿。

老 李 你女儿不是几岁的小孩儿了!

李 华 爹,支书还等你开会哪!

陈 薇 快开会去吧。

〔老李下。〕

陈 薇 李华,说了半天,你到底分配了没有?

李 华 还没哪。

陈 薇 那,你忙着跑来干什么?

李 华 大伯信里说,队里正搞三年大于大变,热火朝天

的，我在学校里能坐得住吗？

陈 薇 嗨，你也等学校分配了再说嘛。

〔大娘端茶壶上。〕

大 娘 他婶儿，你来啦？快坐！我说他婶儿，怎么见了闺女先问分配呢？

陈 薇 她大娘，这是大事。

大 娘 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队刚分配完，一口人四、五百斤麦子，还愁没咱闺女吃的？

李 华 哈哈哈哈哈！大娘，我妈说的不是夏收分配。

大 娘 秋收也不要学校的！你看咱山上，玉米棒（比划）有这么长！

李 华 哈哈哈哈哈！（下）

陈 薇 李华！……这孩子，象一阵风似的！

大 娘 洗脸去了，没见她一头汗！（向内）闺女，锅里有热水。哟……你看，又弄回一包来。

陈 薇 什么呀？

大 娘 石头！回来没几天，弄来的石头可不少。那红石头、绿石头、石头块儿、石头渣儿，桌上都摆满了。黑下，还给她大伯一块一块讲，老汉听得都入迷了。回屋就跟我伸大拇指头，说咱闺女这大学没白上，学问大啦！他婶儿，你说，这石头上有什么学问？

陈 薇 我也说不清。

大 娘 嗨，你跟我一样，没上过大学嘛！（笑）

〔李华提补鞋工具箱上。〕

李 华 妈，快坐下。（从箱里拿起鞋）那天我……

大 娘 （夺过）你给我放下！不知道累呀？

李 华 大娘，我不累，大伯脚上的鞋又快透底儿了。

大 娘 我给他补。

李 华 大娘，我这手艺撂了两年了，练练嘛。（搓麻绳儿）  
妈，上咱工地看了没有？大伙批判了孔老二的“天命论”，那干劲儿，噌的一下高了一截子！……

大 娘 他婶儿，你看咱闺女，上了两年大学，还是老样子。

陈 薇 就是。大学都毕业了，还没点儿大学生的样子。

李 华 妈，大学生还要个什么样子？

大 娘 管他什么样子，我就看咱闺女这样子好！（笑）他  
婶儿，半年没见闺女，一肚子话慢慢儿说，啊！（下）

李 华 妈，我真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。

陈 薇 还是先说分配的事儿吧。李华，我听说设计院最近正需要人。

李 华 设计院，我不去。

陈 薇 为什么？

李 华 太小。

陈 薇 小？

李 华 当然小！我要去的地方，比设计院大。

陈 薇 哪儿呀？

李 华 阳山大队！

陈 薇 胡说！

李 华 真的。你看嘛，这个大队方圆几十里，海拔一千七、八，有山有水，有风有雨，天宽地阔，比设计院大多了！

陈 薇 李华，妈说的是正经话。

李 华 我也没开玩笑呀。妈，前年上大学的时候，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欢送我，连七十多岁的王奶奶都拄着拐棍儿送了我几里地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边走边嘱咐：多学本事，回来建设咱阳山，给咱贫下中农争口气！在大学这两年，队里有个事儿，大伯都写信告诉我。大伯的信，有这么厚一叠子。

陈 薇 我知道。你在这儿锻炼了四年，社员待你好。你大伯、大娘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，你和这阳山队感情深。可毕业分配关乎你一辈子，不能感情用事。

李 华 没感情还行？热爱山区，才能建设山区！

陈 薇 噢，都由你？想在这儿就在这儿？也有个分配原则！

李 华 分配原则定了，哪儿来，哪儿去。

陈 薇 不那么绝对！要作适当调整的。再说，也要考虑对口嘛！

李 华 对口？上的农学院，学的水利专业，回来干农业，搞水利建设，太对口了。

陈 薇 李华！

李 华 妈，工农兵上大学，你拍手赞成，工农兵大学生再

当工农兵,你就想不通了?

陈 薇 算了,咱俩抬杠没用,你快挂个长途电话去,问问学校分配了没有?

李 华 不用问。设计院是有几个名额,学校征求过我的意见,我表示要回阳山队。

陈 薇 什么!你真不去设计院呀?你!……这么大的事,也不跟我商量一下!

李 华 现在就是要跟你商量嘛。

陈 薇 现在商量,晚啦!李华,你懂妈的心吗?

李 华 我们的心会想到一块儿的。(示规划图)妈,你看看这张图。

陈 薇 图!图!看看你自己的前途吧!放过这么好的机会,你要后悔一辈子的!(欲下)

〔大娘上。

大 娘 他婶儿,你上哪儿?

陈 薇 上大学去!

大 娘 什么?你也上大学?

陈 薇 噢,不,我上公社去。

李 华 哈哈哈哈哈!

陈 薇 笑!笑!我都叫你气糊涂了!(下)

大 娘 闺女,你妈怎么啦?

李 华 跟我顶起来了。

大 娘 嗨,有话慢慢儿说嘛。是不是为修电站的事儿。你妈也是,大伙儿的意见,她就是不听,老拿个什么

工程师做挡箭牌。你去年回来跟咱一块儿讨论订规划,大伙儿就说,这电站能建成嘛!打你回了学校,你大伯就盼你快毕业,快回来,快把咱的规划带回来,把你大伯盼得掐着指头算日子。你没看么,你一回来,你大伯脸上皱纹也少了,胡子上都有了笑容了!

李 华 我知道。这几天,大伯领着我们从早跑到晚,一转就是几个山头,身上的小褂儿,汗水湿透了又叫太阳晒干,没见他说过一个“热”字。六十多岁的人,为了摸清黑虎崖的脾气,还要跟我们下千尺洞。

大 娘 下千尺洞?哟,拚命哪?

李 华 对,为了三年大变,大伯拚了!我跟着大伯上崖爬坡,就觉不着苦,觉不着累,老觉得自己身边儿有个学习的榜样。

大 娘 跟他学什么?你大伯又识不了几个字儿。

李 华 不在识字多少,在这一点儿精神。大伯的这点精神,够我学一辈子,他能给我当一辈子老师。还有大娘你……

大 娘 我?你大伯要是老师,我就是校长,我还能管着他哪!

〔大伯上。

大 伯 你管得还真宽!

大 娘 说管就管!千尺洞你们不能下!

大 伯 为什么？

大 娘 为什么？那黑咕隆冬看不到底的深洞，尽是光溜溜的石崖，连个踏脚的窝窝儿都没有，你怎么下去？

大 伯 怎么下去？当年我怎么下去的你还不知道？那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，顶头的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后边儿国民党抓兵的追着，枪叭叭地响，子弹飕飕地飞，靠着一盘绳子，我不是也下去了吗？怎么？当年，为了抗丁我能下去，今天，为了革命，我就不能下去？

大 娘 要下你自己下，别拉上我闺女，要是伤了筋、动了骨的，我可依！

李 华 大娘，咱不是学过吗？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嘛。

大 伯 老婆子，不能光疼闺女，还要支持她，懂吗？

大 娘 谁不懂？就你学习好哇。批林批孔搞得这么红火，谁不学理论哪？闺女大学毕业回咱山沟儿里来，咱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大学生，这都是毛主席的“七·二一”指示好啊！

大 伯 噢，我问问你，“七·二一”指示是怎么说的？

大 娘 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，到学校学几年以后，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对不对？

大 伯 哟，这几天，你进步真快呀！

大 娘 你才知道！我们娘儿俩哪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呀？闺女给我又念又讲，把她写在笔记本儿上的心得

都告诉我了。闺女她走毛主席指引的路，我还能不支持她？你看看，这窗花儿就是我们几个老婆子商量着剪的！这不叫支持？

李 华 大娘，扎根山区，是为了建设山区，不锻炼锻炼，怎么建设呀？

大 娘 锻炼锻炼……闺女，我怕你……

大 伯 这你就放心，有我，还能摔得着她？

大 娘 好，闺女交给你了，怎么下去，给我怎么上来，宁可摔着你，也不能伤了她。

大 伯 你呀！闺女，准备准备，咱爷儿俩今天上黑虎崖，下千尺洞！

李 华 大伯，千尺洞我已经下去了。

大 伯 什么？  
大 娘

李 华 (拿出石头)你看，这些石头就是从千尺洞里取出来的。

大 伯 你，你怎么一个人就下去了？

李 华 大伯，有人在上边儿给我保着险哪！

大 伯 那也得告诉我一声嘛！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！

大 娘 还不是跟你学的！一个叫大胆儿，一个叫胆儿大。……闺女，没伤着哪儿？

李 华 怎么下去，怎么上来。(握双拳叉腰)大娘，你看！

大 伯 看看！象我们的大学生！

李 华 大伯，这一回黑虎崖的地质结构算是叫咱摸清了。

(从挎包取出一本地质资料)你看,跟这上边儿说的一样。完全能打通。

大 伯 我看,(接书看)……嗯。

大 娘 哟,书上还有像片儿哪,我看看。(拿过书,翻看)

李 华 大伯,为了提前动工,我看咱今天就可以上黑虎崖划线去。

大 伯 仪器不是还没拉回来吗?

李 华 队上的汽车进城拉水泥去了,回来就给捎上。

大 伯 好!

大 娘 嗨,你看我这记性! 闺女,大娘给你弄了个塑料皮儿。(掏出塑料皮儿)

大 伯 这干什么?

大 娘 (从书中拿出劳动手册)看,闺女领来的记工本儿,给套上个皮儿,耐磨些。(套上) 给,闺女,这用的日子长着哪!

大 伯 哎,这才叫疼爱闺女哪! (同大娘笑下)

李 华 (看劳动手册。看窗花。自语)“扎根山区”!大娘,你的窗花儿贴到我的心坎儿上了!……从学校,到阳山,从社会,到家庭,多少人在看着我们毕业以后走上哪条路啊! 毛主席的“七·二一”指示,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。可是,在这新的起点上,也有些人希望我们往回走,有狡猾的敌人,也有糊涂的好人啊! ……扎根山区,对,扎根山区!(掏笔记本儿写电稿。坐下补鞋)